

都市心情

拂堤杨柳醉春烟

文/林丛中

只是一夜春雨,老家河边的柳儿已是新绿盈枝,焕然一新。近看,翠绿的柳条细线似的,用手摸一摸,软软的感觉里却有一股力量轻轻地拱着手心。远望,婆婆轻柔,如烟如雾,似乎有条纱巾在空中飘动。“三月江南雨,柳烟两岸浓”,是柳和烟的缠绵悱恻、相濡以沫,润出了天地的空灵飘逸之气。

柳是美人的化身,水边的精灵。体态婀娜,水袖轻扬,生就一副美人胚子:“柳袅轻风似舞腰”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。”这是美人婷婷的细腰;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,这是美人俏丽的秀眉。可见,柳成了美女的形象代言人。一排排柳树临水照影,轻拂水面,恰似万千佳丽在水中梳洗秀发,泛起的层层涟漪,不正是美女暗送的秋波么。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,柳,见证了甜蜜的爱情故事。在那柳浪涌动处,与心仪的人相约于静谧的黄昏,不仅温馨惬意,还会生发出无限的浪漫。

柳是报春的使者。此时,大多数树木还沉睡未醒,梧桐灰蒙蒙一片,银杏做着甜梦,乌桕打着盹儿,而一根根柳条,在春风春阳里,早已轻轻地舞动着,低低地吟唱着,绿得如此鲜亮、妩媚和柔润。看这些绿绿的河边柳,不由让我们的心都清亮起来。这绿是春天的绿,如此鲜丽,那么醉人,令人有一种盈目的喜悦与欢欣。

柳最喜欢临水而居。在湖畔、河堤、溪旁,随处可见柳的情影,或在雨中摇曳,或在烟中朦胧,或在风中起舞。记得前年,与朋友前往雪域高原旅行,在河边,我见到了长得苍翠欲滴的柳。这种叫“公主柳”的柳树,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高原风雪,却依然能以一种顽强而蓬勃的姿态,植根于那片土地,犹如袅娜的纤丽中多了几分粗犷。

柳,诞生于《诗经》这方沃土里,穿越秦风汉雨,从唐诗宋词元曲里走来。它是《诗经·采薇》的“昔我往

矣,杨柳依依”、刘禹锡的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”、韩愈的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”、高鼎的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”、杨万里的“柳条百尺拂银塘,且莫深青只浅黄”。自古至今文人墨客喜柳、爱柳、赞柳,留下了不少佳话。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平生最爱柳,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,他在自家门前亲手种了五株柳树,别号“五柳先生”。唐代文学家、被称为“柳痴”的柳宗元,世称柳河东、河东先生,又称柳柳州、柳愚溪。元和十年三月,他被贬至柳州刺史,心情很差,但

最终还是在柳树那儿找到了乐趣:“柳馆依然在,千株柳拂久。”清代的左宗棠带领湘军戍边新疆时,在长达数千里沿途广植柳树,被人尊称“左公柳”,有诗赞曰:“新栽杨柳三千

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中国现代漫画家丰子恺,当年居住白马湖边,不但庭院种柳,还把自己的寓屋取名为“小杨柳屋”,与柳相伴,与柳而居,先生终究有了杨柳“千万条陌头细柳,条条不忘记根本”的精神和品行。

柳有着好脾性,最容易成活。有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谚语为证。或许是“柳”和“留”的谐音,古人就有了折柳送行的习俗,让柳沾染了一些忧郁离愁的气质:“春风柳线长,送郎上河桥”“灞岸晴来送别频,相偎相倚不胜春”“上马不捉鞭,反拗杨柳枝。下马吹横笛,愁杀行客人”……古时送别,凄清水边,舟岸两处,不胜挽留的酸楚、离别的悲伤,一任柳枝恣意无声地抒发,这或许是缠绵的春柳派生出来的眷恋之态。只是如今,人们少有机会体验这种缱绻的柔情和挥泪而别的动人场景。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依依垂柳,绿深处,春语里。无论是乡村或是城市,只要有柳在,春天总是最先翠绿起来,慢慢地便是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”的明媚灿烂时节了。



城市笔记

忠于自己的节奏

文/风凝

在小城繁华处,有一家裁缝店。

开店的是一位宝妈,她和许多人印象中的裁缝都大不相同。

她没有花白的头发,鼻梁上也没架一副黑框眼镜,额头和眼角亦不见岁月的印痕。她将大把的时间,都花在经营自己的生活。她年轻、时尚,有品位。很少见到她在朋友圈里发布小店的广告,每天都在用心记录着生活的点滴,或文字,或图片,或视频。

她和她姑娘处成了姐妹,她会和姑娘一起游山玩水,领略大好河山的波澜与壮阔;一起去游乐场,体验各种娱乐设施的惊险与刺激;一起登山、赶海、滑雪、制作工艺品,不断去经历生命中不平凡的时刻;一起下厨烹饪奇奇怪怪、可可爱爱的美食,化平凡食材为一种神奇,为姑娘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。

接触多了,你还会发现,街上的店面大都上午9点之前开门,她可能10点之后才到位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迟到、早退、不着调儿。但很多人却打心底里佩服她的这种松弛。小富即安,知足常乐,在城市的喧嚣之中,忠于自己的节奏。

说到这里,你可能会觉得她的活计做得一定不尽如人意,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有一次,我入手了一件帽衫,看中了蕾丝帽子和袖口,却忽略了下摆的长度,想着裁掉一部分,自己又无从下手。平时极少改衣服,一时之间不知去找谁,就想到了她。说实话,心里多少是有些不信任的,只是单纯被她的生活状态所吸引。她在微信上说,20分钟左右便可完活儿,刚好时间够用,我就带着与之搭配的一件小香风外套直奔她的小店。

她做裁缝活儿,也有自己的节奏。她明知我的时间相对较紧,操作起来却丝毫不见慌乱。只见她现场裁剪、缝纫,用大熨斗熨烫平整,神情专注,动作娴熟。每一个步骤,她都做得一丝不苟,仿佛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听她说,多年之前她在大城市做裁缝,后来嫁到我们这座小城,等姑娘上了中学渐渐放手,才做起了老本行。于她而言,做裁缝,是一种情结。

谈话间,我仔细观察着这家小店。店面不大,但工具齐全。一张大大的长条桌占据了屋子的核心区域,桌面上摆着剪刀、尺子、粉笔、扣子、针线盒,等等。墙壁上挂着几件成衣,有精致的旗袍,有简约的衬衫,还有时尚的连衣裙,每一件都展示着她精湛的手艺。挨着成衣的,是一排排线圈,200余种不同颜色的线井然有序,没有一个线头是随意打着结或打着卷的。试衣间是一面可折叠的竹制屏风,保留了竹子原本的色泽和纹理,自然质朴,散发着淡淡的竹香。她就坐在带滚轮的小凳上,于此间劳作,不慌不忙,有条不紊。

不论工作还是生活,忠于自己的节奏,着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